歐陽修集/卷1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十六·河東奉使奏草卷下

►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

劄狀十七首〈附牒三首〉

【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】

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，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。往時所糴之物，官支價直不虧，百姓盡得茶、絲、見錢。自兵興數年，糧草之價數倍踊貴，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。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，用錢三佰文，而官支價錢三十，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。草價大約類此。遂致百姓貧困逃移，而州縣例不申舉，其本戶二稅，和糴不與開閣，稅則戶長陪納，和糴則村戶均攤。已逃者既破其家，而未逃者科配日重。臣至代州崞縣，累據百姓陳狀，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，尚納全村和糴舊額，均配與見在人。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，檢得嵐州平夷一縣，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。諸州似此者甚眾。臣今欲乞下轉運司，差清幹官三兩人，於並、代等十五州軍系有和糴處，檢括已逃人戶。其逐戶下二稅、和糴額定數目，並與倚閣，候招輯得人戶歸業，各令依舊均配。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著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，列狀自陳。所貴重困之民，免此重疊科配。

【請耕禁地劄子〈慶曆五年二月〉】

臣昨奉使河東，相度沿邊經久利害。臣竊見河東之患，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，而私糴北界斛斗，以為邊儲，其大害有四。以臣相度，今若募人耕植禁地，則去四大害，而有四大利。河東地形山險，輦運不通。邊地既禁，則沿邊乏食，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、

和糴、入中，和博斛斗支往。沿邊人戶既阻險遠，不能輦運，遂齎金、銀、絹、銅錢等物，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斗。北界禁民以粟、馬南入我境，其法至死。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，時引爭鬥，輒相斫射，萬一興訟，遂構事端。其引惹之患一也。今吾有地不自耕植，而偷糴鄰界之物以仰給，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，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。萬一虜歲不豐，或其與我有隙，頓嚴邊界禁約，而閉糴不通，則我軍遂至乏食。是我師飢飽系在敵人，其患二也。代州、岢嵐、寧化、火山四州軍，沿邊地既不耕，荒無定主，虜人得以侵占。往時代州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，訟久不決，卒侵卻二三十里。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，杜思榮等又來爭侵，經年未決。岢嵐軍爭掘界壕，賴米光浚多方力拒而定。是自空其地，引惹北人歲歲爭界，其害三也。禁膏腴之地不耕，而困民之力以遠輸，其害四也。臣謂禁地若耕，則一二歲間，北界斛斗可以不糴，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；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；沿邊地有定主，無爭界之害；邊州自有粟，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。是謂去四大害，而有四大利。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，若盡耕之，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。伏望聖慈特下兩府商議。如可施行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，各有事目，容臣續具條陳。取進止。

【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】

臣昨至河東，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：「為本縣酒稅課利錢，舊額四千一百餘貫，本縣不當驛路，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，自慶曆三年三月內，移起軍營往并州，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。人煙既少，客旅不來，酒稅課利，無由趁辦。本軍亦曾申奏，乞行減額，省司下轉運司保明。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一年比較，重立租額，只及二千八百餘貫，亦曾差遼州知州孟濟定奪。及轉運司保明申省，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趁課利不得減額。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，若無軍營，人戶絕少，實難趁辦課利。見今專副等逐月、逐季、逐年各有比較，決責未嘗虛日，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。臣今欲乞特降敕旨下轉運司，令自起卻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，立為租額，與免舊額虛數。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，監官虛負殿罰。取進止。

【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】

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，後來轉運司擘畫，官自開沽。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，自去年十二月開沽，至今年六月，用米、曲本錢三千五百貫，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。然官私勞費不少，自並、嵐等州造曲，千里般運，又配百姓造酒黃米，遠行輸納。麟州自經賊馬，後來人戶才有三二百家，又榷其沽酒之利，市肆頓無營運，居者各欲逃移。

今來麟州既不移廢，則凡事卻須葺理。其沽酒之利，官中所得不多，而勞費甚大。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。所貴存養一州人戶，漸成生業。今取進止。

【舉孫直方奏狀】

右臣伏見平定軍和樂平縣事、著作佐郎孫直方，進士及第，為性明敏，有吏材。臣昨至河東，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。臣今保舉，堪充大藩通判。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，到任已及二年三個月有餘。見今北面事宜，代州最為要地，尤借得人，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。如後犯正入己贓，及職事敗闕，並甘同罪。謹具狀奏聞。

【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】

臣昨奉敕差往河東，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。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，各有所長，堪備任使，今具姓名，條列如後：

一、戰將八人，緩急可以使喚。

如京使孟元，知兵書，疏財，善撫士，然未經戰陣。

內殿承制郝質，沉厚有勇，善用兵，累經戰陣。

北作坊使田朏，有勇，累戰有功。

崇儀副使王吉，臣已有論薦。

禮賓副使張岳山，河西人，有武勇智謀，善戰。

百勝寨主折繼長，有勇好戰，曾立功。

權鎮川堡陳懷順，府州人，有勇好戰。

麟州兵馬都監田嶼，有勇好戰。

一、武臣中材幹者四人。

岢嵐軍使米光濬，已曾薦舉。

知保德軍劉承嗣。

建寧寨主陳昭兼，有勇好戰，未曾經行陣。

岢嵐軍五穀巡檢夏侯合。

一、通判中五人，可以升陟差使。

并州通判、秘書丞張日用，通曉民事。

嵐州通判、殿中丞董沔，清潔，勤於吏事。

寧化軍通判、大理寺丞武陶，勤幹。

屯田員外郎、麟州通判孫預，清勤。

保德軍通判、贊善大夫吳中，廉幹。

一、知縣令、州縣職官中，材幹可用者十人。

著作佐郎、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。

代州崞縣令王旭。

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。

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。

潞州屯田縣令張曜、縣尉王荀龍。

大理寺丞、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。

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。

大理寺丞、知榆次縣吳天常。

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。

右謹具如前。伏乞聖旨，送中書樞密院紀錄姓名差使。今取進止。

【舉劉羲叟劄子】

臣昨奉敕差往河東，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，有純樸之行，為鄉里所稱，博涉經史，明於治亂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，可與漢之歆、向、張衡、郎顗之徒為比。致之朝廷，可備顧問。伏乞特賜召試，或不如所舉，臣甘當朝典。今取進士。

【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】

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，學通天人禍福之際，如漢歆、向、張衡、郎顗之比。乞賜召試，升之朝廷，可備顧問。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《春秋災異集》一冊，其辭章精博，學識該明，論議有出於古人，文字可行於當世，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。其學業通博，詰之不可窮屈。其文字一冊，臣今謹具進呈。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，如有可採，乞早賜召試。謹具狀奏聞。

【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】

臣昨到代州，見其城壁甚堅，壕雖三重，而地高無水，惟一面有城中棄水停聚。其壕不足恃以為固，然尚為三重，高下相連，猶可以隔奔突。近年有臣寮擘畫，欲掘出重岸，通為一壕。以臣相度，若壕無水而通為一，則坦為平地，不異無壕。又工料極大，去年大役鄉兵，所開未及三二分。又治險為平，非自固之計。兼工大猝難了當，虛勞人力。欲乞特賜止絕。取進止。

【舉張旨代王凱劄子】

臣昨至河東，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，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。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，其任非輕。凱雖將家，姿性柔謹，雖聞前後累經戰鬥，而詢訪彼中眾議，皆云得功非實，冒賞最多。見今勾當軍馬一司，雖無大過，而軍民將校，不得其情，眾口紛然，莫能服眾。臣亦累詢其蘊畜，絕無所長，緩急邊防事宜，必不能指揮諸將，奮勇立功。況其在彼，將及二年。伏見河東提點刑獄、職方員外郎張旨，為人有心力膽勇，材幹可稱。先在府州，比第一次圍閉，倉卒之際，應變有謀，至今府人思之不已。兼諳知邊事，曉達軍情。臣今保舉，堪充邊將任使。欲乞特出聖恩，與超換一近上使名，令代王凱，庶幾緩急可捍邊防。如蒙朝廷擢用，後犯正入己贓，及邊事敗誤，臣並甘同罪。今取進止。

【論不才官吏狀】

臣昨往河東一路，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，須至替移者，今具姓名如後：

一、知澤州、度支郎中、直史館鮑亞之，年老昏昧，視聽不明，行步艱澀，本州職事全然不治。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，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。兼信縱手分拆諸縣村學，要蓋州學，及斂掠人戶錢一千餘貫，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。其人西京廣有家活，而昏病之年貪祿不止。伏乞轉與一致仕官。

一、知汾州、虞部郎中範尹，年老昏昧，不能檢束子弟，在州販賣，搔擾人民。伏乞特與一致仕官。

一、憲州通判、國子博士劉與，年及七十，行步艱難，精神昏昧。雖已得替，伏乞特與一致仕官。

一、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，本是軍中出職，因捉賊不獲，降充監當。其人不識字，又是獨員。如允臣所奏，乞下樞密院、三班，著為定令。

右謹具如前，今取進止。

【乞罷刈白草劄子】

臣昨至河東，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，數目雖多，然其害不淺。臣所過州軍，皆稱白草為患。蓋河東山蠶地土平闊處少，高山峻阪，並為人戶耕種。惟荒閒草地去人絕遠，兼又不多，兵士收刈般擔，地里闊遠，工課不辦。其兵士往往逃亡，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。百姓避見遠般辛苦，裹費又多，遂只將稈草送納，非次更成一種科配。其納下真白草者，支與軍人喂馬，不及稈草，又皆不樂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，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。兼虛占卻雜役兵士，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，處處闕人。不便事多，臣今略舉數事如後：

一、據遼州狀，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等下山白草，共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四束，內在州每月約支三百一十三束，及外縣寨每月約支一百四十餘束，約得向去八年零七個月支遣。其上件山白草，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，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並散從官、步奏官、承符、手力、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，逐旋般運赴場送納，積疊收管。其上件山白草，若經今夏雨水，必是大段損爛，不堪經久存留，委是詣實。

一、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，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、公人般擔，至今尚未了。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，積露田野，必須損爛。因採問得村外白草，已並無。其差配著擔草人戶，卻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，每一馱子三百文省。

一、據岢嵐軍狀，自八月二日起首，至十月三日住止，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，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十六人，只有九百餘人入役，收刈到草九萬二千九百餘束。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，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，若比算買草價錢，每束及七十九文省。

一、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，本軍為兵士辛苦，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，遂放散兵士，差兩縣村民，往往只將稈草送納。忻州亦為刈下無人般擔，配與百姓人戶，亦多將稈草送納。

右具如前。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，不能一一條列。伏乞特降朝旨，速令止絕。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，見轉運司已抽晉、絳兵士，稱於沿邊刈草。竊恐即今已下手收刈，乞早降指揮放散。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，共五百餘萬束，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，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，馬數少於去年，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。今取進止。

【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】

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，道路怨嗟，蓋自兵革一興，調斂繁重。今兵未能減，用未能節，但當恤其貧困，稍得均平，則民力粗寬，怨嗟可息。往時因為臣寮起請，將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。當定戶之時，系其官吏能否。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，有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，有只將主戶為十等者，有並客戶亦定十等者。州縣大小貧富既各不同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，就中僻小州縣，官吏多非其人，是小處貧民，常苦重斂。河東諸州，并州最大，遼州最小，并州客戶不入等第，遼州盡入等第。臣昨至遼州，人戶累有詞狀，遂牒本州。據州狀稱：「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，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，其人賣松明為活。第五等一戶韓嗣，家業二十七貫文。第八等一戶韓秘，家業九貫文。第四等一戶，開餅店為活，日掠房錢六文。」其餘嵐、憲等州，岢嵐、寧化等軍，並系僻小凋殘之處，其十等人戶，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，並一例科配。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，惟並、遼州、火山軍三處，第九、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。若并州免得，則他處豈可不免？蓋由官吏臨時均配，是致不均。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，一概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。今具畫一如後：

一、并州最大，在城浮客不入等第。遼州最小，縣郭浮客盡充等第。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，比類并州，特與放免等第。其岢嵐、保德軍，嵐、忻等州，亦有浮客充等第者。緣彼處浮客，當屯兵之地，經營物力過於主戶，尚堪差配。遼州荒僻，與近邊州郡不同，乞特與放免。

一、臣體問得河北、陝西二路州縣，科配止於第六、第七等。今河東除並、遼、火山三處外，並差配下及十等。臣今欲相度並、晉、絳、潞、汾、澤等六州，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，其第九、第十兩等人戶，乞與免差配。其餘州軍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三等人戶，並乞特與放免差配。取進止。

【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】

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，自兵興數年，不計遠近，並將月納課利支往邊上，折納米粟。近又轉運司擘畫，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，並已官自開沽。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，皆是利薄之處。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，百倍往日，而酬獎場務有利處，官已奪之。其見今利薄場務，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，兌欠課額，破家業，被鞭撲，不堪其苦。其百姓買撲者，自兵興以來，苦於支移輸納，並無人肯承替。有開沽五七年、十年已上者，家業已破，酒務不開，而空納課利，民間謂之蒿頭供輸。臣昨至忻州，據百姓陳明狀稱，元有蓋順天禧四年買撲酒務，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，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，至今二十五年。

臣遂差嶧縣令王旭，於忻、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，及即目正名身死人戶蒿頭代納者。尋據王旭狀列：「一十八戶系正名身死，什保人開沽送納。十二戶系並無人開沽，只是什保及干系公人、里正等陪納，及什保人家破，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。」臣略行勘會，二州已有三十戶，則諸州其數極多。臣今欲乞下轉運司，差官遍詣諸州，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，並與開閣放免。系代保人開沽，並正名買撲見開沽人，並乞特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。所貴利薄酒戶，稍獲寬舒。況今沿邊糧儲，不至闕少。

【舉陸詢武劄子】

臣昨奉使河東，得西頭供奉官、並代州駐泊都監米光浚，西京作坊使、並代州鈐轄王凱，四方館使、並代州鈐轄張亢，內殿承制、並代州都監郝質，供備庫使、並代州都監田朏，崇儀副使、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，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，久在邊上，累曾隨諸將戰鬥，乞朝廷錄用。臣亦曾召詢武詢問。其人曾應進士舉，熟知邊事，通習兵書，善弓馬，有膽勇。伏乞朝廷特賜收錄，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，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效。如後本人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，臣並甘同罪。今取進士。

【論舉官未行劄子】

臣近曾有劄子，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，乞超換一近上使額，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。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，堪充代州通判，替李舜元。各未蒙朝廷擢用。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，與國家生一大患，只為知州、通判非人，不能早察軍情，制於未亂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。王凱在河外，不得軍民之情，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。臣所舉張旨、孫直方，並無僥幸，但以臣忝在兩制，奉朝命巡行邊郡，所見官吏能否，合有陳列，兼臣並是同罪保舉。伏望朝廷特加信納，其張旨、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。

【相度並縣奏狀】

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，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，地里、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，而分建一州四縣。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，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戶，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，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，各不及一鎮人煙。及潞州管內八縣，亦有似此地里絕近、人戶全少處，虛立縣名，枉占官吏。每縣曹司弓手、手力、解子之類各近百人外，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、散從及本村里正、戶長、耆長、壯丁、色役，人戶凋零，差役繁重。以臣相度，

可以將帶就近，分割並省，庶使減省官吏，寬紓民役。緣臣時暫經過，竊慮不盡民間利害，已密牒知遼州、國子博士蓋平、上黨縣主簿曾阜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，分並利害。臣今前去所過州縣，除邊防要切縣分外，其餘地裡迫窄，人戶凋零，絕然小縣，有可以分割並省者，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，密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，分割利害。候臣奉使回日，別具條陳敷奏次。

【相度並縣牒】

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，屯留、黎城、壺關三縣，地居僻遠，戶口調零，全少詞訟盜賊，逐縣虛占令、佐及諸色公人、色役。今欲擘畫將三縣並省，分割入鄰近縣分，可以寬減民役，兼省吏員，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。
81 右具如前。今欲牒上黨縣曾阜主簿，請詳上項事理，躬親遍往屯留等縣，相度地里遠近、接連疆畔，就近可以分割並省利害，務令人戶穩便。仍具可以分並地里，畫成紙圖，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、賦稅、見役諸色公人數目，畫一開坐連申，無致鹵莽者。

【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】

當所訪聞晉、絳、慈、隰四州百姓，每年所請蠶鹽，並於解池請領。近聞省司指揮，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。道路遙遠，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，須議專行公文者。

右具如前。今欲牒州，候牒到日，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。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，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，不請三門官鹽，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，各令逐便，不得勒抑監催，須令前去。免使麥蠶農忙之際，虛勞百姓，遠路艱辛。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，仍請具已施行公文，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，不管遲延住滯者。

【又一牒】

當所訪聞晉、絳、慈、隰四州百姓，每年所請蠶鹽，並於解池請領。近聞省司指揮，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。道路遙遠，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，須議專行公文者。

右具如前。當所雖已牒晉、絳、慈、隰等四州，請詳前項事理。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，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，不請三門官鹽，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，各令逐便，不得抑勒監催，須令前去。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，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，請詳前項

事理。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，請就近告示逐人。如依舊送納鹽錢，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，各令歸本縣。仍希已施行公文，回報當所者。

【相度銅利牒】

當所據澤州進士閻　、司法參軍萬頤等狀，併為河東鼓鑄鐵錢，盜鑄者不少。竊見絳州、稷山、垣曲縣三處皆有銅礦，欲乞遍往有銅礦處密切詢訪，採取烹煉，鼓鑄錢幣者。當所檢尋古跡，翼城縣有唐錢坊一，在縣東十五里翔皋山下。又有唐王城冶，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。又有曹公冶，在縣東南七十五里。又有廢銅窟，在縣西三十里。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。絳縣有唐古銅冶，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內。垣曲縣有錢坊，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。自唐以來，絳州舊曾鼓鑄銅錢爐冶，古跡見在，其廢已久。山澤銅礦，產育必多。兼訪知絳州人戶，多私採鑄，貨賣銅器。近年錢幣闕乏以來，亦曾有人獻言，乞尋銅礦烹鑄。前後差官尋訪，多是不曉事體，張皇驚擾，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，不肯指引採取。又礦銅側近民居，懼見官中興置爐冶，各相蔽固，並稱無銅，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，遂使銅寶不能興發。須議專委通乾之官，密切求訪者。

右具如前。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，仰細詳前項事理，只作界內巡警名目，遍至四縣，多設方略。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件，然後詢求出礦之家，及細問烹煉之法，須使奸民不能隱蔽。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，即設權宜，許其免罪，或別加酬獎，務要求出銅寶，不為民間藏閉。候見次第，密具公文回申，無至張皇誤事者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